

李明华 主编 《社会热点关键词》丛书(第一辑)

# 环保

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

冯永锋 著

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# 环 保

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

张其成



《环境》2013年第1期



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

冯永锋 著

环  
保

中山大学出版社  
· 广州 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环保: 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/冯永锋著. 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2007. 11

(社会热点关键词/李明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306 - 02986 - 7

I. 环… II. 冯… III. 环境保护—研究—中国 IV. X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5921 号

---

出 版 人: 叶侨健

策划编辑: 张丽蓉

责任编辑: 董 真

装帧设计: 周 明

责任校对: 陆 玲

责任技编: 黄少伟

出版发行: 中山大学出版社

电 话: 编辑部 020 - 84111996, 84113349

发行部 020 - 84111998, 84111981, 84111160

地 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
邮 编: 510275 传 真: 020 - 84036565

网 址: <http://www.zsup.com.cn>

邮 箱: E-mail: [zdcbs@mail.sysu.edu.cn](mailto:zdcbs@mail.sysu.edu.cn)

印 刷 者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: 880mm × 1230mm 1/32 8.375 印张 161 千字

版次印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3000 册 定 价: 18.00 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## 总序

学术以历史进程和当下实践为生命之源，学者以关注社会人文和现实生活为崇高责任。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呼啸前进的列车带着人们阅尽新时代的辉煌景观，与此同时，筚路蓝缕的开拓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艰难，暴露了转型道路设计的不足和空白。这是一个社会急速变革、世事不断更新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思想再度启蒙、精神之花绽放的时代。哲学、人文学科、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欣逢其时，理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、社会思潮、舆论热点表达深层的关注，并以学者的胸怀和视野作出学术性的解读。

学术不能在象牙之塔中自足自美，它必须走向民众。自然科学需要普及，社会科学也需要普及。在心为物役、信仰缺失、精神贫乏、功利泛滥的时期，哲学、人文学科、社会科学的普及尤为重要。在这个领域里，以学者和专门研究者对象的纯学术著作汗牛充栋，而以广大民众为对象的思想性、学术性著作却十分稀缺。

以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为内容，以学术观点解读社会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为特色，以跨学科分析为工

具，以社会科学普及为目标，此为本丛书的宗旨。

丛书设计之初，编者曾打算按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分别编辑一本普及著作，但学术界的很多朋友建议我们不要那样做，他们主张学术贴近社会、贴近实践、贴近现实和普罗大众更好，加上各地出版社都出了不少分科的普及读物，我们就决定采取目前的形式。

拿到第一批书稿后，编委同仁对“学者论热点”都有较高的评价，认为这应该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条路子。当然，编辑这类丛书，我们还缺乏经验，不可避免出些差错。好在有几位学界名家欣然同意担任本丛书的顾问和编委，使我们颇为感动。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，同时也望读者们多提意见和建议，使我们在今后的选题和编辑中做得更好。

李明华

## 前言：老人与鸟

这是我准备了3年的题目，到今天才算正式着笔。我一直在矛盾，到底该怎样谈论我眼前的景象：

20几个笼子，褪下了蓝色的罩布，挂在树枝上，20来个老人，分成几堆，在树下抽烟，说着话。他们紧紧地聚成一团，他们把时光紧紧握住。

在成都，我走进杜甫草堂，与我在北京的公园、在南京的路边看到的一样——到处都是笼子，到处都是老人。有时候，我看到每只笼子里都是沼泽山雀，有时候，我看到每个笼子里都是蒙古百灵。鸟以群分，大概养同类鸟的老人也愿意群聚在一起。这时，每只笼子里都装着一只画眉。画眉是中国最常见的笼中野鸟，因为据鸟类学家的调查，画眉是必须在野外长到成鸟，学会各种鸣唱之后，才有被捕捉的价值。从南到北，中国的鸟市上，卖得最多的鸟，大概就是画眉了。

画眉多半是为老人准备的。中国的老年人，如果是城市户口的，说起来也可怜，年轻时为了谋生一直没时间没自由，老了，自由了，身体却已经不灵便。老了就寂寞，老了就担心死亡，因此，老年人，要么是拼命地购买各种延年益寿良方和良器；要么就是成天在道路边、公园里，在自然的阳光下、微风中，消

磨时光。

消磨时光是一定要有个倚仗的，要么靠有个熟人圈，打打麻将聊聊天，要么就得抽烟，要么就得养鸟；或者练气功，写书法，谈佛经，下围棋；有一些心气高的，还写古诗，玩电脑，画图画；还有些忙于跳舞、唱歌、旅游、爬山，希望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。

但是，城市里的老人，摆弄得最多的，大概就是鸟——笼子里的画眉，或者虚拟的“麻雀”。

2007年4月1日，成都国际观鸟赛在都江堰举行，各支队伍一共看到了96种鸟。湖南的岳阳市举办了多年“东洞庭湖国际观鸟赛”，但岳阳本地却很少有人观鸟，去那里观鸟的多半是外地人。倒是也有很多人养笼中鸟。

由于一直在参与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活动，我时时感受到民间环保人士散发出来的火热情感和强烈信息——环保人士对发展方式有着准确的判断，他们声嘶力竭地传播，希望社会能够有所警觉。因为自然之友，我得以开始观鸟，开始缓缓进入自然界；因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，我得以由能源记者，逐步升级为生态记者。

受益之余，就经常在想一个问题：中国人到底是不是热爱自然的民族？为什么没有原野之友，没有崇山俱乐部？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城市，没有观鸟会，没有植物组？为什么自然之友的观鸟活动，不能够经常举行？

看来中国人真的很少有时间和时间花在热爱自





然、关心自然上。有许多人害怕自然：怕阳光、怕风、怕沙、怕泥、怕流动的水；还怕藤、怕树、怕虫子、怕蚊蝇；更怕蛇蝎、怕老鼠、怕野猪；也害怕长距离行走、攀爬，害怕长时间在自然里活动，更别说在野外生存了。

自然界所隐藏的所有神秘性，更是让许多人害怕。自然界的每一个细节——花的名字，草的模样，树的生长规律，鸟类的繁殖方法，动物的迁徙路线……由于太繁杂，太苛细，太单调，让许多人从来不敢也不想涉足。

几乎所有的中国人，都希望有一所安逸的好房子，最好是豪宅，从小就躲在里面，一直到老。有时候我想，这也许就是中国人迷恋课堂教育、应试教育的深层原因，是中国人迷恋论文文化、教材文化的根源。

因为发起“自然大学”项目，号召更多的有识之士、更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屋宇，走出冥想，“向大自然学习，在大自然中学习”，我也一步步地跟着卷入了许多环保思考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稍微有些明白了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事业发展不畅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缺乏良好的公众基础。而公众基础是依靠环保产品来维护的。许多环保组织把自己定义为“环境教育机构”，然而，其设计出来的环境教育产品，却常常让本地市民难以“消费”。假如每个城市的环保组织，都能设计出一种常规的、易消费的环保产品，环保组织作为“公众环保服务提供商”的角色，才可能成功。

环保组织也是一种“组织体”，与政府、企业、联合会、协会等人类的各种组织体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给社会提供产品或者服务。环保组织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他能够先于公众的共识，提出许多先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，这叫知识价值。同时，环保组织的工作方式，比如友好、平等、对话、和谐、对精神的追求，可能要优秀一些，这叫辐射价值。

但不管怎么样，如果用企业来比喻，环保组织首先必须有“常规产品”，来吸引公众的持久关注。

在中国，我想，就是各地的环保组织，可以关注本区域环保改善的“有限公益”，以采用中国特色的“低成本运作”思维，制度性地、持续地、友好地发动本地的专家，启发、带领本地的志愿者，观察本地自然界的變化。这变化包括自然界美好的一面，也包括自然界苦难的一面，包括青水，包括绿山，也包括垃圾的去向，包括空气的污染。

每个人都有周末假期，每个人都需要健康的休闲生活，想关注环保的人却无从下手。而观察自然的活動，由于门槛低，每个人都容易进入；参与方式“乐活”，每个人都会留恋；滚动方式快捷，能够迅速推广。

奢望每一个人都关注环保是不可能的，奢望让每一个原本不太理解环保的人，深度参与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”之类的活动，更是虚妄之想。要想让更多的人，以最自愿的方式，慢慢地参与到关注环境中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持续地带领志愿者观察自然，让其有了感性接触的同时，伴以随同的专家讲

解。同时，依照不同人的喜好，设计出“乐鸟行”、“乐花行”、“乐草行”、“乐树行”、“乐水行”、“乐山行”、“乐虫行”、“乐星行”等等“城市自然行”系列活动，让大家像进入超市一样，自由选择，乐于参与这些活动。

城市自然行乐上一段时间之后，再让人们“进补”其他的环保知识，就会相对有效得多。有了心灵上的震动，有了知识上的补给，又有了团队友好愉快健康的户外活动方式，环保组织的常规产品才可能成为居民的日常消费品。

现在回到我原来的主题上来：到底是该让老人们坐听画眉在笼中鸣唱，还是把他们领到自然界中，教他们聆听各种天籁之音？

其实，就在这些老人的上方，四川柳莺正欢快地歌唱，白颊噪鹛时不时发出沙哑的伴奏。而在树梢之上，白头鹎正呼朋唤友，在更高的天空中，家燕与金腰燕比翼齐飞。

众鸟自由的合唱，远胜过一两种鸟的独鸣。画眉再多，也不过是一种鸟的声音，而十几种鸟类在你身边“自私而忘我”的彼此唱和，当然比一两种鸟类要来得丰富，也悦耳得多。

我在老人旁边的石头上静静地坐着，举起我的望远镜，伸长我的耳朵——在半个小时之内，居然看到了十几种可爱的鸣禽，听到他们每一只发出的让人情绪极为愉快的欢唱。暗绿绣眼鸟过来了，它们虽然敏捷而无声，但白眼眶和黄后背总是让人难忘。黄腹山雀、栗背鹪莺、灰眶雀鹛、方尾鹪、四川柳莺、红头

长尾山雀像是故意来探望我似的，在我眼前的石块上停留，或者在我面前的树枝上悬空展示。白鹡鸰和珠颈斑鸠是中国常见鸟，它们几乎从未离开我的视线。一只鸟鸫若有所思地停在杉树枝上，发出玻璃摩擦般的声音；鹊鸂也时常跳过来，从树林下低低地飞过……

这一切，老人们难道都没看见吗？青少年也没有看见吗？大家的心都用在什么地方了呢？大家出来春游，难道图的只是一路狂奔暴走？难道图的只是朋友之间的嬉闹、闲聊？

这让我想起一周前，在北京的什刹海，平静的湖面上，有几十只绿头鸭在那浮动。醇亲王府边，一只北红尾鸂，在杏树枝上闪耀它美丽的红色腹部和白色翼斑；一只雄鸳鸯在“野鸭岛”上骄傲地炫耀它的帆状羽翼；而一只鸿雁，小心地把身体藏在冬青后面，在阳光下酣眠。当时我就想，难道除了我们这些观鸟者，再没有一个人留心到城市里路过的、停留的、生存着的这些自然精灵吗？

因此，每当我看到老人与鸟，我都发出一声悲叹，不禁想问：中国人，你真的热爱自然吗？中国人，仅仅有了身体健康，有了生命的长久，你就知足了吗？你真的快乐了吗？中国人，你何时能让鸟儿自由欢快地鸣唱？

## 绪论：中国环保现状与出路

### 中国环保问题的出现

中国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，至今天实现了一个巨大的成果就是“经济民主”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个体通过劳动而得到经济赋权的可能性比以前大大提高了。这带来两个后果：

一是发展权的普及。发展权不再像过去那样是特殊群体、少数群体（从过去少数的政治、商业、军事、学术群体，逐步延伸到了每一个愿意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群体）的权利。发展权的普及却也意味着每个人生态伤害力的增强。

二是消费权的普及。每个个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愿望都比以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而消费的可实现度也大大地提高。这带来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消费刺激了、也“生产”了污染和生态伤害。

也就是说，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，无论一个人是以个体面目出现还是以机构、组织的面目出现，其“生产过程”的生态伤害力与“消费过程”的环境污染力，都将叠加到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上。而且在今后在几十年间，这种势头将越来越猛烈。

## 中国当前的世界形象

中国正在日益成为世界不少国家的“物质供应国”和“劳力供应国”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中国人开始遍布世界，中国的产品开始卖遍地球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中国这样的发展是充满悲伤和辛酸的。因为担当世界的物质供应商，意味着你要把本国的生态环境“供应”给全世界；充当全球的劳动力供应商，意味着你要把你的血汗和苦力供应给全世界。

而世界是依靠物质和能量来保持运转的，每一件商品、每一份能量后面，都需要生态作为支撑。因此，中国不仅为本国的商品丰富付出了高昂的生态代价，也为成为商品出口大国，尤其是低端原料供应大国，成为世界的劳动力大国，付出了高昂的生态代价。

要命的是，中国几乎是举国以极度的欣喜，来接收、追逐这个代价的。也许是因为开始时不知道这种发展所需要付出的代价，也许是因为尚未发现有些国家早已成为世界物质的享用国。

## 中国政府的态度

2007年的“两会”，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出现的犹豫与转型。环境恶化已经越来越明显，光有钱买不来健康，光发展买不来幸福感，甚至买不到放心的水和空气。如果经济增长意味着生态的





持续恶化，那么中国政府宁愿放缓慢些。

这可以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：一是中国政府2006年开始尝试了绿色GDP的指标测算试点。二是国家环保总局的地位日益得到提升。三是协助国家环保总局工作的部委越来越多，尤其是国家发改委和中纪委（监察部），甚至中国人民银行也开始与环保局合作，出台了对于污染企业限制提供贷款的政策。

中国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近两年使用的治国重点词汇，几乎都与环保相关，如：科学发展观、和谐社会，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、节能省地型建筑这样的关键词。很多人注意到，今年两会上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报告中，关于环保、生态、节能减排这样的词汇，出现的频率是前所未有的。

这也许意味着，中国政府高层将促使下级政府逐步走出偏执型的增长方式，而采用更为全面的考量指标。只是其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的“推广”和贯彻。毕竟这需要时间。

### 中国民众的态度

中国民众是对环境恶化最敏感的人，是最直接的受害者。虽然他们不可能无法每个人都表现出愤怒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出多少改良的办法，更多时候，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政府。

但是政府的决策显然是来自公众的共同意识。当一个社会同步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的时候，环保改良才会得到无条件的支持。因为当环境的恶化超出



了环境的忍受极限的时候，也同时超出了公众的忍耐极限。

因此，中国各地最近频频发生了各种群体性上访事件。过去，群体性上访主要是因为企业改制、征地、房屋拆迁而引起，而近几年，因为环境污染而引发的事件成为了主流。民众频频向政府的投诉，显然会成为逼迫政府思考环境改良对策的重要力量。

然而，民众能给出的环保对策仍旧颇为单一。毕竟，中国的法律还不太支持环境公益诉讼以及共同诉讼。中国政府对待上访管理的“软功夫”，也对民众的愤怒情绪有良好的消解能力。而中国媒体，对于持续报道因为环境污染事件也已经开始疲惫。全中国都在期待有新的突破出现。

###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

中国共产党的“十七大”已明确表示：生态文明、环境保护已是中国的当务之急；参与全球环保，限制废气排放，降低地球温室效应，防止气候变暖已提上政府议事日程；清洁生产、治污节能、节约资源、爱护自然，让人类和谐可持续发展，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自觉去做的事情。那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？

中国人不需要你告诉他环境恶化有多么严重。每个人都看得到，对比得出，他们的感性经验已非常丰富。

中国人也不需要你指出良好环境有多重要，因为他们曾经也享受过良好的环境。





中国人也知道环境改良的政策和技术。因为有太多的技术是成熟技术，有太多的政策和“外国做法”被论文、讲座、媒体等无数次地引用和转发，虽然其普及程度仍旧欠缺。

中国也不太需要再研究了，中国人已经被肤浅的研究弄得很麻木。人们几乎不再相信表面上的研究能推动什么，改善什么。

那么中国需要什么？

如果我们把环保的责任划分成三块：一是政府；二是企业；三是个体。那么，最关键的显然是中间这部分，也就是企业。

政府再积极，其政策也需要通过企业来执行。民众再愤怒，其减排的指标也需要落实到企业。

中外的企业能做什么？除了反省自身的企业行为是否不够环保之外，中国大地上处处是环保商机：

——中国的治污产业庞大，这两年政府异常重视治污，里面商机无限。无论是垃圾、污水处理、还是洁净空气，都有无限的机会。

——中国企业正在大力转型，希望通过结构转化、产业提升来减少污染和生态伤害，因此，有能力从环保方面提供“优化生产过程”，而且还能减少投资方案的企业，显然也会找到商机。

——中国一些“贫穷落后”之地，即因为交通条件落后或者观念尚未顺应及跟上盲目发展的地区，正在寻找“后发优势”和“比较优势”，准备“让良好环境成为优势竞争力”。因此，发展生态附加值、文化附加值、艺术附加值、思想附加值的产业，是他